

後漢書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乘 孫賜 曾孫彪

立孫修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

鳴巢所劫墮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繁

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

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

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

今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蓋

者震眾

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

冠音貫即冠雀也鱸音謬韓子云鱸似此原鱸案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則鱸鱸也鱸音謬韓子云鱸似此原鱸案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

也列瑛云鯢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樽能勝二三丈乎此實顯明矣

都講取魚進因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者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已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已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

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己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畱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

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曰得賢爲本理曰去穢爲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曰唐虞

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曰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釋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夔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諒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雙倖充

庭謹法曰賤而得愛曰鑒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

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

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擬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

書誠牝雞牡鳴牝雌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頌城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曰爲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爲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爲陰爻得正於內

五陽爻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辭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離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

詩國風候人篇序曰曹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其詩曰婉兮婉兮季女斯飢婉兮親變好視也

雷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嘆

詩小雅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鄭立注云致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朝無小

明之悔

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任於亂也不明者言周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大東不興於今

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

大東杼柚其空鄭立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斂多也

勞止不怨於下

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少康

擬蹤往古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護泗水王欽之從曾孫

瓌遂曰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

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曰王猛入

于王賊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謹

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

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亮

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尙書敕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漢古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彌彌猶積也幸孟詩曰彌彌其天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曰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爲一連里竟街

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四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

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

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

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

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其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

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

徒復得顯用

有臧貲禁錮之人也

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

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

論語有若對裨衷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暉等

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

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

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

之象也臣伏惟陛下曰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

而已

倚邪也柱音竹圭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

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

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

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

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

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爲美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

曰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

轉有切至帝旣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曰其名儒未敢

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官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諫鼓舜立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所曰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

告之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敬德也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

全騰之命曰誘芻蕘輿人之言典眾也詩曰諭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其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慙慙慙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謂陽許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日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

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

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悲歎死者土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曰雜木爲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醜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于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畱停震喪露

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說文

上行書舍也廣雅曰脚驛也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

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曰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碑尙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續漢書曰大鳥

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其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

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惶惴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行自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災眚屢作

爾禮上爾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

曰孔子將終欲曰泰山其顛乎梁木其隳乎

今使太守丞呂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

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呂滅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

郡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

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

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惟濟天子繇與尙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

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關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目爲能世其家敷早卒

子眾亦傳先業呂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

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

追前功封務亭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

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曰廉

絜稱桓帝卽位曰明尚書徵入勸講

勸講猶侍講也

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

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

左傳閔子馬之詞

天不言語曰災異譴告是曰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

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

王者至尊出

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晉義曰漢有靜室令也

自非郊廟之事

則鑿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樂有雲罕皮軒鑿旗車也

故詩稱自郊徂宮

詩大雅雲煖之詞也郊祭天也

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

於其廟也假至也假音格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齊北公如崔杼之家爲將

所說也

況言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

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

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責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侍衛守空宮絀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廟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

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

奕猶重也

得備納言

納言尙書

又曰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

納秉呂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畱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

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妻并日而食土賦故孝廉景感齋錢白鶴鶴就以餽秉至閉門距絕不受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曰臧罪

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

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

左傳曰和庶其

方等無狀黷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

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曰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著隱居行義曰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

足抑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

屬喻呂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

任謂

布滿天

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

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

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

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

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己狀

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已下匈奴中

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

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

餘人

三署郎解見安帝紀

帑臧空虛淨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

豐穢宜絕橫拜已塞覬覦之端

左傳曰下無覬覦科預注曰無冀望上位

自此終桓帝世計吏

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

有舊恩呂車駕嘗至因傍發調多呂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

刺史呂狀副言公府

南陽郡荆州所部也

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

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

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

太微積星名爲郎位

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曰郎位積聚也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臯陶誠舜曰頃者在知人在官人也

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呂貨成化由此敗所呂俗夫巷議白駒遠

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宜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割不忍之恩呂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

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

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罪億計柯男子張敞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謠言殺攸家人入汲入廬宅又與同部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

之後戲故相和諺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極殺以人臣之勢行榮紉之盛傷和逆理痛毀天地宜秉當軋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殫紀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

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目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饈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目尙茲
季氏魯卿也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
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高於王室尙猶加也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費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目爲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歾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目爲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歾之父爭田弗勝及
邴位乃擯而別之而使歾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驟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歾以扑扶職職怒歾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
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眾服

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
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曰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界與也詩小雅曰虎
彼潛人投畀豺虎

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尙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
屬問之

公府外職而

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目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易爲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

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爲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

丞相中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爲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

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璽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已瀟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呂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

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年青虵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

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咎徵則六極至

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

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曰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曰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

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

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祥也

故春秋兩蛇鬪

於鄭門昭公殆曰女敗

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見昭公立爲鄭君後雍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

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而

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

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洪範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三足鼎視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甚行邪議夫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

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其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樊噲守心修德而旱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唐珍

爲司空呂炎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曰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聚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曰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

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呂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

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爲訓作詩小雅曰辨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園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樂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詩墮切大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

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宗之美蹤

文帝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昌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

前人也

孫卿子曰儲立柱水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柱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讓積其所以安

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速於前人也

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

次

板謂諸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

無合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舜雖春者齊無鹽邑

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謂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誦諛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垂國業之政此四殆也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

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

戴延之西征記曰天極殿西有金商門

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還女壻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吹觚以起居間車駕曰臨問之拜禹
林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

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從成爲弘農太守又禹少子
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

朱游欲得尙方斬

馬劍曰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

蘇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尙方少府之屬官也
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曰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

世見寵無言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得神曰昌或得神曰亡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豎蓬商之興也棗杓次於平
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至於郟也

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螫者也

韓詩序曰蝮螫刺奔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詩
人言蝮螫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

爲君父隱蔽故言莫之
敢指蝮螫音帝曠音東

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曰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
也此類也鄭立注曰蜺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
色得親幸於陽也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曰

莫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也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通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宋均注曰投蜺投廟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子四百年解見獻帝紀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

恐夫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驀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易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其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

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如驩兜其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其工方鳩屏功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目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飛語

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瘝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云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

殆哉之危莫過於今

無鹽女之詞解見上

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謂變改而銷復之

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表厥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臣王齊

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

悽悽猶勤也音力候反

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

朔方賜曰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劭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曰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曰修

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闕鴻池右作上林

鴻池在洛

陽東上林在西北

不奢不約曰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曰爲苑囿壞沃衍

杜預

注左傳曰務欲不美之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父也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起熹元年置鴻

德苑也可曰逞情意順四節也遷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

宮室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已慰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已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

百里人曰爲小齊宣五里人曰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其之無害於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已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衣單複其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錯其文五年冬復

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已

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已誑耀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

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曰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

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

所注之籍錄

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

濟字元江湘陽人也張輔曾孫

並入侍講自曰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

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曰

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吝恥也殷盛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土宜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曰特進就第二年

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九德純備

廷生也九德卽
皇朝諡九德

三策宰相輔國曰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

文王初載毛萇
注云載識也

遂階成勳曰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

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替

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禮
太山其顛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前書張禹爲丞
相以老罷就第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
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

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
車古之職

車也洞朱輪輿不中不蓋笛矛
戟撞麾笛音側事反笛謂插也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塋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轎朱班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
劍持棨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

兩車爲
縱也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昏而小祥又
暮而大祥鄭玄

注云祥吉也言
其漸卽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呂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遷侍中京兆尹光

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推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推

解見書帝紀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

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呂違其難

違避也

乃大會公卿議曰

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

徙都長安呂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于臺殿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澠河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

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

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

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

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

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

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呂大兵

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遊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

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

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

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呂圖之此秦漢

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

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呂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

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呂病免復爲京

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呂地震免

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爲太尉錄尙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

洛陽復守尙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充

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

因出還營彪曰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曰欲圖廢

置奏收下獄劾曰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多將作大匠孔融聞之

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曰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

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纓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

之所曰瞻仰明公者曰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

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宣子曰四方諸侯誰不體禮性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

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謂爲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爲

侯者皆奪封

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攀不復行積十年後

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

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

前書曰金日磾子一人武帝所愛以爲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

兒
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

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郾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

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

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

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

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荅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

廉察也

於此忌修且

曰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其賊從司馬門出謗誚鄢陵侯章太祖聞

之大怒故遂收殺之

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

帝受禪欲曰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

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

大夫賜几杖衣袍

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續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因朝

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曰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

京名族云

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

誠曰負荷之寄不可曰虛冒

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僞

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

光之問震爲上相抗直方曰臨權枉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

先公道而後身

名可謂懷王臣之節

易曰王臣之節

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

易曰德積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草平方之蔑矣

草賢平當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

言世為國柱臣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

彪誠匪忒也修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全錢齋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四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卽位曰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

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曰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給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蠶吾侯悝

爲勃海王奉鴻祀悝蠶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悝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爲廩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

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爲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颯

音立

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

也

王甫司

察曰爲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

北寺

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卽若盧獄也

使尙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

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

惺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

相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眾庶莫不憐

之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

曰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

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

功封壯武侯

父揚曰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卽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爲

皇太子徵揚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召貴人姊妹並幸慶爲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比陽主東海王嬪女

外令兄弟求其織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

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

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召菟爲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石碏殺其子厚若子曰石碏純臣也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尙有終身之恩儀禮

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
受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

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旨肇爲皇太

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

傳讀
曰附

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暴室著名
主中婦人疾病也

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

在洛陽
城北也

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

旨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其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

常其議私事後慶旨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

前書外
戚傳也

懼左

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眾求索故事

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

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興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傅呂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曰中傅官名也

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

所已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己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也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已

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

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

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

常泣向左

右已爲沒齒之恨

沒終商年也

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

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

皆爲郎十五年有司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母生我母兮鞠我勸我復我出入腹我

常有蓼

義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詩小雅曰父母生我母兮鞠我勸我復我出入腹我

選懦之恩知非國

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儒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

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曰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

血數升因曰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

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曰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中大

員奉至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事見孫卿子也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爲也書曰垂拱而治

尚旣曰薄祐早離顧復屬遭

大憂

屬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

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徨也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忘慢之罪焉鄧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緇帛爲之卽今之小兒襁也

音必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爲嗣是爲

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

字大娥犍爲人也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

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

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已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

曰清河埤薄

埤音

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日

目尙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諡勇贈以
外禮升龍旒頭鸞帶旂旛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

年太后封宋衍爲盛鄉侯分清河爲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

王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

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爲

恭王

龍郎千乘
王伉之子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涪懿載育明聖承

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廢
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

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
繼嗣也

左傳季子曰
舊章不可忘也

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

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

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頓君陵

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又

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別得爲舞陰長公主久長爲濮陽長

公主直得爲平民長公主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揚爲當陽穆侯

當陽今荊州也

揚四子皆爲

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

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常曰寶嫡舅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赫嗣沖帝崩徵

赫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赫

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赫赫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赫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

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宮司馬門

帝紀謝暲射殺鮪

曰當

立王爲天子暲爲公暲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是捕文鮪誅之

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

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

陵王

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

奉孝德皇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

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旣而釋之

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

十一年曰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

庭壽曰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頃

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

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

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

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

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

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

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薨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

年封次弟猛爲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

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

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薨

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無庚之辭也言以

云孝子不賈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問焉也爾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問焉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延平元年就

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

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曰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

景峙不爲禮峙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議政而詰責傅景因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

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爲崇德侯懿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曰爲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畱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觀神器懷

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蠶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蠶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

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畱博陵奉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己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己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負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己太牢常己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己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己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呂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

苦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實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

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

振

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今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沃秀謂成長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金匱書局
藏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五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雷

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尙

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

非法家而畱心刑斷數與尙書辯正疑獄多旨詳當見從詳審而時平當也

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

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

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爲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爲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爲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製後太子孫宣帝卽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

戾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

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

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威而恭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濶而遠也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

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

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惡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旨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

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呂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

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猶也言成王合德不愆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

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

約身尙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已姦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言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

伏願

陛下少畱聖思割損左右言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人

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威罪者驛

馬上之墨殺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

惡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各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書宗此首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言芻蕘之資居阿

晉曰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在得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曰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憐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也

時冀

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尙書曰綱爲廣陵太守因欲曰事中之前遣

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

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

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

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曰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曰爵祿相榮不

願曰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曰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畱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裨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翼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尙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翼不卽召見之乃畱記謝病去翼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已賢見引不宜退已非禮翼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

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

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呂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

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

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

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

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旦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

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

嚴湛莫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但曰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爲讒佞所搆毀眾人聞知

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

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疏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去也纖微感慄輒引分決是曰舊

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宣義云太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曰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言唯

鄧中表盡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蓋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

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塞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罰其罰作之臣思

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

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召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人之情也

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

其利甚博

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召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

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

枝若今之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

按摩也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

相獨與長交稱薦之然則立德者曰幽陋好遺顯登者曰貴塗易引故晨門有

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桂下無朱

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爲杜下史朱文書車爲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承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曰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

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齊王喜之相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曰嚴明爲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

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毀穢者

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

仁史記曰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德至矣於是諸侯舉服囑首

傷武王入殷先去炮格之刑列女傳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者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格之刑臣賢案

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爲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格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緹紫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紫自傷悲泣隨父至長

安上書請沒官爲婢以贖文帝悲憐其意爲除肉刑父卓茂支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

時支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視人如子教化大行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

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爲網漏吞舟之魚也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已

聞遠旨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也敷仁惠之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

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

三后生自新野

光烈皇后和帝陰后

鄧后並新野人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呂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目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

論語子夏之辭也

隨會爲政晉盜奔秦

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

自生

史記曰文王爲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處芮二人不見西伯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稱曷爲取辱遂俱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

行郡中豪族多已奢靡相尙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已矯其敞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

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下不逼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

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

論語孔子曰若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蘧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

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

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殺其葵曰吾已食森又新闢夫女子利乎

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

史記曰孫叔敖爲楚相且

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夫呂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

魯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雖呂不德敢慕遺烈後

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呂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呂文才知名

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車騎填門客盈坐聞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

不如也太祖辟粲爲丞相掾後爲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閣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粲粲爲覆之甚者不信以靶蓋之更以巾局爲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暘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

萬父卒暘悉呂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

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呂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暘異之還白歆

曰爲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

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嵩於庭
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
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曰
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
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
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言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
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邛

夔諸國

敢音側
雷反

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呂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

自稱天王

直或
作宜

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嵩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嵩承呂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其

飾匿莫復盡心

言各飾爲辭
隱匿眞狀也

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

涼州羌動呂嵩爲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

請畱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畱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鬻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尙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鬻爲度遼將軍鬻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邇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鬻乃
去烽燧除候望

畫舉烽夜燔燧
解見光武記

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鬻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

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

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

易屯卦曰繫
桓利居貞

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

春秋隱公五年臧備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

周禮盛德有銘

誄之文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誄也

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

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

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呂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

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

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

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呂兵脅劭劭

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勞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

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旣擅權而惡劭強

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

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呂身徇國吾爲臣子不

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

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呂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

版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舍名父齊廣漢太守齊

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

繁陽縣郡縣也

時魏郡

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

也督

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

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

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

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

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

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

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其城守弦大

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

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

度尙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尙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

上遷南陽太守呂糾舉豪右爲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

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

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

反爲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哥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呂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

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

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呂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呂馮貴人配附者之廟婦附於其夫所附

之妃妾附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

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

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

時定怪公卿曰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呂盛德良家母臨天下

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

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

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駭骨暴

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嶺爲河南尹坐盜發塢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

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

旣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

宿昔之願公卿曰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

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

曰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曰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衛皇后其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殺上雅意曰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

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

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棄不可曰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

周易曰坤爲母

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曰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曰太后爲

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

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

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曰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

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曰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

和元年遷太尉數月曰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

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

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

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曰書勸郃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

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

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曰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尙書劉納呂正直

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呂球謀告節節因其白

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

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

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

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瑋沛相瑋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

官球兄子瑋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瑋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

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依波將軍年三十

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素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蓋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

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大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可宋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呂直為管管過也二子過

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矯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吕威陳球專議桓思同

歸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金瓶梅詞話
卷之四十六
張王种陳列傳

後漢書五十六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
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
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位
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說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爲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言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
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言離位縑囊於殿上撲殺
之執法者言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
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
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備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

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
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尙書郎並見納用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
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
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其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
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呂重
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
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曰其功不顯恥
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其辭尙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
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尙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
爲尙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

好道順帝世召宦者

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

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召

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召獎進

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幹將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

幹史二人郡縣皆有幹於猶主也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召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

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召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

房謂爲房堂而祀者

於是

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瞻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室湖中分風船行者

舉軌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尙書

神仙傳曰巴爲尙書正朔大會巴獨後到又獻酒西南喚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敬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郡成郡答言正旦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版對坐皆不相見夫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遷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言其黨復謫永昌太守言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言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

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呂爲生天地非人無呂爲靈書曰唯天地萬物又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靈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

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

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蓬與

築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噍噍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噍音昌善反瘡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

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刪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置生奪廢誅也刑謂誅罰人也故

天降眾異呂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

春園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

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

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爲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

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法左傳曰窀穸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是愚

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

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之士也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

授趙高弓車府

趙高爲車府令與婿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

說呂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承畜

周宣用申

甫呂濟夷厲之荒

山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變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亂也

竊

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

諱言之朝不時謂不洽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

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言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

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自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言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

公曰願請開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養食者尚何煩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獲食豈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

計乎蓋曰爲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是呂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實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呂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

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呂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呂賈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呂陰陽爲炭萬物

爲銅

賈誼之言

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
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銀薄之禁後冶鑄之議

銀刻也音結反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
也何哭之悲成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
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逮是一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二失也

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譖食之災星
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

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鄰女泣云壞滅之國徵
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應事也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曰

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
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問之心莫不憐

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
以子爲知今反無識也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見白駒之意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
求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伏念當今地廣而

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

漸也窮匠謂鑿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樂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絺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絺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

曰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立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曰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曰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曰後效使各結所厚少

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曰病免吏民

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尙書

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尙書頃之拜待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

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

名上疏言之曰聖王曰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

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

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其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

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

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尙書令召所舉將爲尙書難與齊列乞從

宥散拜侍中召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

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

陶既清貧而恥召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
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
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
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
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
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渾中義從劾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
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安事付主者畱連至今莫肯求問
今三郡之民皆呂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冰
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

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臣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其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臣威恩自此臣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臣三仁爲輩論語曰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言非罪與陶俱死耽言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言舉刺史二千石謂百姓

風謠善惡而
則時之也

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劭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劭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曰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

時封后兄康爲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乘爲濟陽侯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蓋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

三公府也

則地動搖宮

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暵曰風曰寒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舍孽白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比年災

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

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

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將也陳項虞田並
姓之後舜士德亦尚黃故忌也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

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已罪行誅猶召家

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已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

列將謂皇甫
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
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

之言諦也鄭玄注
云審諦於物色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

用不經御省

尺一之板謂詔
策也見漢官儀

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詔尙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

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讎復議於世

矣

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言請

韓子曰夫龍之爲靈也可狎而馴也

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犬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

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官上官資並上

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曰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

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

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

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後冀

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昭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

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

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自戒

卜商詩序之文也

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

摩上曰術沽成名哉

紱直也許正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凡自稱

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

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夫未信而諫則曰爲謗己

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曰爲謗己

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說難篇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

謝承書曰父辟爲清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

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

鄙陋得曰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

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

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庸用也同邪也誠願陛下

且曰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

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儒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一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

侯上注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肩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

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

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宄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之疾也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

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芣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

尼所錄

謂仲尼剛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

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

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宮戰死其妻

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

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壤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促旨嚴刑威旨正法民無罪

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賅賂皆爲

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

其首級旨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

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旨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

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狎者

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旨廣諫道

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立注七人謂三公及前後承左輔右弼

及

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書曰天球河

圖在東序牆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謂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

慙慙誠懇之貌

懼旨觸忤征營惛悖於

是特詔召瑜問英咎之徵指事案經識曰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曰他事瑜復悉心曰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曰侍中尹勳爲尙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己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曰有道徵四遷尙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尙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曰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曰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爲

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立菟公孫

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曰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

兵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

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曰

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此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

伏惟皇太

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

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已

見天下

文帝從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人剛今與

舉折之臣恐其違羈弄獨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

恩前世曰爲美談

竇太后崩張鷟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子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於是合葬見皇后紀也

禮爲人後

者爲之子今曰桓帝爲父豈得不曰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曰濟之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尙書舜典曰蒸蒸又不格義孔安國注曰蒸蒸猶進也

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其慰母心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

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

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鋼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

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

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許訓爲司徒胡廣爲太傅及龍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何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猶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

必有折足

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

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

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召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尙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藥

杜諷辭召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

識叶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

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七

虞傅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五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鄴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

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

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法曹所快皆不恨爲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于孫必有興者

至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也

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

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尙書早孤孝養祖母

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召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

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修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

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召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

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旨相補猶有所完

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調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

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

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呂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

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諺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秦時郿白起鎮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邵韋平孔翟之類也

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忌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呂涼州

在後故也其土人所忌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蒙雄相聚席

卷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雲徹席捲後無餘炭也

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

者喻呂補衣猶有所完謝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疽食也

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謝曰今涼

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

四府謂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淵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

除爲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反

外引勸厲答其功勤內引拘致防其邪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

子弟爲郎引安慰之鄧騭兄弟引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引吏法

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

禁乃引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臣之識也不遇槃根錯節何引別利器乎始到謁河

內太守馬稜

稜字伯威接族孫也

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引詡壽之知其無能爲也

壽當作篤也

朝歌者韓魏之郊

韓魏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大牙故云郊也

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

敖倉在滎陽解

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符城臯斷天

下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闕而已

國與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呂募求壯士自

掾史曰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

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

劫掠伏法兵曰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曰采經縫其裾爲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
呂絳經縫其裾也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

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曰詔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詔於陳倉

峭谷詔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

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

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死
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

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國
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

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曰戒不

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
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臆見弱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既到

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乃令軍中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目爲失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遣潛

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

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

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言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載僦五致一

屬雅曰僦賃也音子教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

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出言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書曰下海東三十餘里有嶼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驟溢沒
秋祿破敗當判諸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折裂因墜去石遂無汎濞之患也
曰人儻直

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

於前續漢書曰詔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二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坐法免永建元年

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閒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多拘繫

無辜爲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御

轡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轡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戶子曰刑罰者人之轡策也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曰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已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者衛

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歟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

貴之蘧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人也時中

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獲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

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目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誣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

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

曰寧伏歐刀目示遠近

歐刀刑人之刀也

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旨忠獲罪乃

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爲太子被江京等廢爲齊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旨非先帝乎司隸校尉

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客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旨塞

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

東箱東箱序也字或作廡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

阿母未
織也

帝問諸尙書尙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

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

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

六人或死或黜卽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

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尙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

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備而守令因呂聚斂詡上疏曰詡

年呂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呂上者匄匄不絕謫罰吏人

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呂走卒錢

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十有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
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給下侍關門闕部署街走

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卽今
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

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

此而止先是靈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

靈陽縣屬東平國故城
在今兗州龔巨縣南也積六

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臣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書遂劾臣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尙書曰小人有怨不達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臣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也數言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尙書令臣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

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

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

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之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

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

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

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檮杌欒戩大臨危略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

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此皆釁發蕭牆而禍

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

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

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

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其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

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

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市虎成

於三夫解見馬援傳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

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鄆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

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練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思臣聞忠臣

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

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

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曰靈軍斬賊三帥而已靈帝猶識變言

識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曰爲安定都尉曰疾免後拜議郎會西

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曰爲宜

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

尙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曰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爲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

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目願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縵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

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向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州

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前書韓王賜酈商爵信威君以將軍爲隴西都

尉別定北地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曰爲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

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格羌裂匈奴之

右臂始音而遮反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

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

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堅因曰爲亂

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

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

眾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

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

當重任宜進賢理屈曰副眾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

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

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

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曰不得畱

一作封

出爲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

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未降附乃廣

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爲通姦利

士人怨之

漢官曰司隸功曹從車即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

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

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

聞大將軍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

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也

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

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

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

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

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

高義恐不能屈志自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

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變北鄙人故云鄉里也

先佩恩德欲令棄郡

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自濟天下言

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

幹集曰幹字彥林

汝知吾必死邪蓋聖

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仲尼稱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主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

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

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遺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馮衍傳

幹哽咽不能復言左

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

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

爲吾屬師乎

師即君也尚書曰作之君作之師也

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

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懸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

父選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勳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呂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

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

鵠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鷙細繫也廣雅曰鷙也蒼鷙而亨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

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鵠被徵

勳謂鵠曰吾以子罪在入議故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

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斷謂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呂

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

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

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疑不肯赴勳怒

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爲將扞之仍令龐

田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少時至穰苴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
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

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

之勳卽率兵救昌到乃請讓章等責呂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

早從君言呂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呂扶風宋梟代之

續漢書梟字作泉也

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

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

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杼殺之慶父殺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爲魯公慶父篡殺潛公並見史記

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

非常之事旣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呂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官

前書夏育爲師博曰有論罪輸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收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

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眾百餘人爲魚麗之陳

應言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率公

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五示滿縱杜預注曰此魚麗陣法也

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

動乃指木表

表音

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候反

素爲勳

所厚乃呂兵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

死反虜汝何知足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

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卽

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

調猶稟也

先出家糧呂率

眾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

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

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曰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

樂觀多出中藏財物呂餌士何如

中藏謂內藏也

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

兵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文諫曰不可先王曜德不觀兵革昭注曰曜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

祇贖武耳

左傳曰戒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

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

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其併力誅變倖然後徵拔英俊
呂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
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
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倚執貪
放勳案得其賊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呂事聞并連黨
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尙藥監倖於皇太
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
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衆勳曰選賢
所已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
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
萬人因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爲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爲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爲威震都
尉引農楊儒爲烏擊都尉長陵第五倫爲清老都尉凡五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在朝
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靈帝以手詔問之

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呂

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旨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門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

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旨討卓會嵩亦被徵勳旨眾

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旨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

爭禮冕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

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旨雄職乃

旨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

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

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

也謂傳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說王于上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

耳勳曰不聞怒言可旨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

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

容表賜東園祕器贈襚送之如禮葬於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

父昱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昱達於從政爲

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昱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家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

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旬

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章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

爲越王攻破城邑眾曰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貨

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昱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

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呂父功

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奉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

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善來學者衆京師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

孝廉補卽丘長

卽丘縣屬鄆郡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卽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

弟並據大郡

謂超爲廣陵兄
邈爲陳西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

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呂此誅除國賊

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

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兖州刺史

劉岱

岱字

豫州刺史孔仙

仙字

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

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

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

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

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

瑁字

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

糾收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呂致臣節隕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要言曰皆與王室無相害也

渝此盟明神殛之傳
墜其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

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
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
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
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曰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
能清談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眾和欲與諸
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
史禱禱羣神

巫女巫也史祝史也禱謂營擯用幣以禱風雨相雲
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

又恐賊乘凍而過

命多作陷冰丸曰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
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
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引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

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引書警洪示其禍福責引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

八條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

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比類述敘禍福公私切

至引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引捐棄翰

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

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益家語孔子之細

與程子相遇於遂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

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

擗捉也音不覺涕流之覆而也何者自引輔佐主人無引為悔主人

女卓反

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其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曰忍悲

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

已求者側席而傍之去者克已自責不責人也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

逃去見史記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

但曰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

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讓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

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亡

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開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曰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膺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曰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曰君子

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緝曰君子違不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

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曰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

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曰求存崔杼殺齊莊公欲劫嬰

承其心髮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在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

之畜曰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曰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左傳曰

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公張揚飛燕

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

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眾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眾次瘦陶牛角

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眾曰必以燕為帥所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懼怕捷連過人軍中號為飛

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

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

言北邊有倉卒之急股

賊之臣將告歸自救耳

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弓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昔高祖取彭城於鉅野

前書彭越將其眾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光武創基兆

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

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

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

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

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

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

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

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

稍爲饘粥

杜預注左傳曰饘糜也音之延反

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眾

又殺其愛妾呂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

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

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前書音義曰
缺猶冀也缺

冀多殺忠良呂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

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

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
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

何爲服乎紹本愛洪

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

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

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義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

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

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

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
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
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
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
算已相尙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

外敵之衡已紆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
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

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戮利人土
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故覓或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此非
但人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史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天道也
日秦師乃出呂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
及史記言滅淇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
剛淇懷偏節力屈志揚

漢書

虞傅臧蓋列傳第四十八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八

張衡傳第四十九

後漢書五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焉崔瑗之文也

世爲著姓祖

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

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

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

旨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旨諷諫精思傳會

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

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

相譚新論曰揚雄作書以爲玄者天地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

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密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三經三

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立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

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偏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女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

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子雲臨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復二百歲殆將終

乎自中興至獻帝百八十九年也所引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

其興矣自此已上並衡與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為太史令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

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直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衡數具存考驗天

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集無算罔論蓋洞

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

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聞已見其志云聞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音以高有閒余者

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云下

學人事上知天命也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昭之愔愔式

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

尚書伊尹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

咎單巫咸寔守王家

咎單

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又王家也

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

申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爲樊侯並周宣王之卿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爲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

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己要利而富貴萃之貴

己行令富己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己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質己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己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己思世路斯何遠矣

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

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曩滯日官今又原之

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雖老氏曲

全進道若退然行亦己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學非所

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詔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謫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說忠作聖應譚天儀等也

深厲淺揭隨

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

揭委衣也音巨屬反諫鄙風曰保則厲變則持釋難曰田帶以上爲厲田歷以

下爲揚言遭時制宜遇深木則腐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學車
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者棄綺反責術何機妙思於機巧者也

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盡亦調其機而銛

諸重翅故棲謂再爲史官也蓋何不也銘利也者之也聞者言術作三輪木雕尚能飛昔有

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左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墮又曰不索何獲吾

之發曷若卑體屈己美言曰相尅尅勝也新集作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

振之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于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

佞不柔曰意誰靳也吝恥也左傳曰宋公靳之杜預注云穢而相愧曰靳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

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

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

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或來也旃之也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而思也貼身曰檄幸固貪夫

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貼危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

非羞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爲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於心有猜待

則簋飧饌饋猶不屑餐旌瞽矧之

精嫌也簋食器也餼音孫詩云有象饌餼饋仕卷反饋補故反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

旌瞽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遇丘父之盜曰丘

見而下壺殮以饋之爰精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我孤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諾汝非

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曰

之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鐘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

受之非也孟之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遠行遠行者必以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

也無處而餽之是貨多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趙岐注云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尋者故曰兼

金一百百鐘也二十兩爲鐘饋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在齊時無事于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

餽之是以貨出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士或解褐褐而襲黼黻或委甬築而據文軒者度德

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褐褐謂宵衣也委甬樂謂傅說也視音宿主輸力致庸受

必有階受或作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腫朦腫朦言未暗也黃帝

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

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易雜日月星辰春秋

內事也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

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

爲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建觀則父曰少皞之哀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顛頊氏之子

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左傳

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察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祝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

修及熙爲玄冥四叔分書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曰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晝四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晝長丈三尺夏至晝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況呂人該之該補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鱗鱗也

之長能幽能明不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源亂也彌音骨公旦道行故制典禮曰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逞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仲尼不遇故論

六經曰俟來辟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春秋以俟後聖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

不齊如何可一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

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旒然 **燭** 武縣縋而秦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也縋縣縋

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爲之退師 **魯連** 係箭而聊城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係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

見史記弛廢也 **從往** 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

拆行夜木也 **咸** 曰得人爲臬失士爲尤 臬猶勝也猶六博得臬爲勝 **故樊噲披**

帷 入見高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曰者 **高祖** 踞

洗 曰對酈生 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 **當此之會**

乃竈鳴而鼈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無難易林 **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 隱

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 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

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謀諸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榮然各有第序也 **夫女**

魃 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 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山海曰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

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溽暑**

至而鶉火棲寒冰泐而鼃蟄 棲息也禮記月令曰季夏土潤溽暑鶉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鶉火退於

西漢
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

質猶猶今分支契也并其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陵反

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

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

通其變而一度呂揆之

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

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

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

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笑也

冒愧逞願必無仁呂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

踐事此故厥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句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此爲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捷徑邪至我不忍呂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呂歛肩

捷疾也歛斂也音翁孟子曰阿意事

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

雖有犀舟勁械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

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

以道不求 姑亦奉順敦篤守曰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姑且也休美也 不

見是而不懼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昏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

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卽老彭展賢人也 與世殊技固孤是

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儻集作矢談矢亦直也義亦通也

求 技巧也音技木或作拔誤也 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輪扁爲

扁也扁音技珍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臣言泚曼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泚音匹萌反 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蠹鼃附鳴悲

爾先笑而後號也 齷蝦蟊也音胡媯反周易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 斐豹曰斃督燔書禮至曰

掖國作銘 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

益豹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胸禮至本衛人仕邢爲大夫掖謂掖之而投于城外也衛集豹

字在 弦高曰牛餽退敵墨翟曰繫帶全城 左傳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

也

君聞吾子將出於敵國敢獨從者秦孟明曰卿有備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爲魯搆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櫻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

宋矣**貫高** **呂端** **辭顯** **義蘇** **武呂** **禿節** **效貞** 貫高趙相也端節正也禿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中持節臥起節 **薄且** **呂飛** **增** **逞** **巧** **詹** **何** **呂沈** **鉤** **致** **精** 列子曰節且于之七弱毛盡落並負節書

引 **盈** **車** **之** **魚** **周** **禮** **曰** **矰** **矢** **用** **弋** **射** **鄭** **玄** **注** **云** **結** **繳** **於** **矢** **謂** **之** **矰** **矰** **高** **也** **奕** **秋** **呂** **碁** **局** **取** 矰於香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繩靶針爲鉤刺篠爲竿剖矰爲餌

譽 **王** **豹** **呂** **清** **謳** **流** **聲** 奕圍局也碁卽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奕者又曰王豹處于淇而河兩善謳也 **僕** **進** **不** **能**

參 **名** **於** **二** **立** **退** **又** **不** **能** **羣** **彼** **數** **子** 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爲下列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

參 **名** **於** **二** **立** **之** **流** **也** **臣** **賢** **案** **古** **本** **作** **二** **立** **流** **俗** **本** **及** **衡** **集** **立** **字** **多** **作** **匹** **非** **也** **數** **子** **謂** **斐** **豹** **以** **下** **也** **愍** **三** **墳** **之** **既** **頹** **惜** **八** **索** **之** **不** **理**

左傳曰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 **前** **訓** **之** **可** **鑽**

聊 **朝** **隱** **乎** **柱** **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爲上也 **且** **韞** **櫝** **呂** **待** **價** **踵**

顏 **氏** **呂** **行** **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天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 **不** **慊**

夫 **晉** **楚** **敢** **告** **誠** **於** **知** **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吾以其仁彼以其僞吾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諛也音苦覃反 **陽**

嘉 **元** **年** **復** **造** **候** **風** **地** **動** **儀** **呂** **精** **銅** **鑄** **成** **圓** **徑** **八** **尺** **合** **蓋** **隆** **起** **形** **似**

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

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

蟾蜍端鼻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制

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

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曰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

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

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曰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

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類指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今

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

倥音口弄反傯音子弄反理者

曰倥傯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

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證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

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

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事見常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

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遷忘反

性者生之質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之臣眾所屬

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

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

恒暘若者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常暘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

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也裂者威分

震者人擾也君曰靜唱臣曰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

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眾其威威不可分德不可

其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

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

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子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日德二曰祿三曰子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

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

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

附子妖言衡子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

律歷子定吉凶重之子卜筮雜之子九宮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明也

下行八卦之音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自此而從於震宮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

覲之言

前書曰齊桓公明者神或辟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覲音胡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

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

孟子徒曰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

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轅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爲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

五行傳說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爲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

尙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鯀諫死也

而春秋讖

云其工理水凡讖皆言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曰爲蚩尤敗然後

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

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

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其名

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

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曰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

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

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竄又揚雄方言曰秦晉

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作多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竄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竄本作纂者義亦通也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曰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

連甲開山曰

禹遊於東海得玉珎碧色長一尺二寸闊如日月以自照首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者也

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

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曰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卽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議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曰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

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

稱識家也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曰實事難形而虛僞不

窮也

詩子曰客爲蒼王畫者問畫孰能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其目之衡乃詭對而出

闢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譏之衡常思圖身之事曰為吉凶倚伏幽

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曰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

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

迹其焉追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甲宅皆居也潛服膺曰永覲兮緜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胸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親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覲與靜同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修謂自修為善

也楚辭曰荷中情其好修兮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跌蹠也音徒結反志團圓曰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圓垂

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如或結之旌性行曰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

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曰江離案鶴音和緩反字書亦繁字也繁繫也諸家音

江離即芎藭苗也楚辭曰扈江離與辟芷兮美襲積曰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

兮初秋蘭以為佩皆取芬芳以象德也美襲積曰酷裂兮允塵邈而難虧

襲積衣襦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又曰襲積裳襪允信也既姁麗而鮮

塵久也邈遠也虧猶歇也衣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既姁麗而鮮

雙兮非是時之攸珍

嬌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嬌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

奮余榮而莫見兮

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

怠惰也皇暇也舍廢也

幸二

八之選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向前良之遺風兮惻後辰而無及八

八元八愷也選遇也昔五故反疾廢葬也尙慕也惻痛也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

何孤行之熒熒兮子不羣而介立

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

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

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僞之冒真巨獲譁于羣弟兮

啓金滕而乃信

且周公也譁謫也信音甲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林大無未獲天大雷電以風未盡偃滅

王與大夫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爲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家也見尙書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己危身

烝眾也僻邪也辟法也詩曰人之多僻無自立辟也

曾煩毒旨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

曾重也羌發語辭也言己之志無可

與言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

湛音沈繽紛亂貌也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

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阡焦原而跟止

雕虎有文也阡臨也焦原原名也跟足踵也尸子曰

甲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履右執雕虎唯象未試吾或處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太行之履也跡履者義之履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吾國有名焦

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詰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君子者獨徇行躋蹠焉此所以服國也夫義之爲信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庶斯奉旨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

化變也泯泯也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

香蕭蒿也苴僕也蕙芷並香草也貞蕭艾喻任小人謂蕭艾爲不香喻奔賢人也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已服箱遠

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咬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之行跛僻而獲志兮

循法度而離殃跛不止也離被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

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

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

欲巧笑已

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

謂之黻五色備曰繡

辨貞亮已爲繫兮雜技藝已爲珩

說文曰辨交幟也音補珍反禮記曰男繫革女繫絲鄭玄注云繫小

囊盛帛巾也珩佩玉也

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

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盛也淹

棲遲已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淹久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曰耀靈安藏言年歲之蹉跎也

恃已知而

華予兮鸚鵡鳴而不芳

已知猶知已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鸚鵡鳥名喻護人也廣雅曰鸚鵡布穀也楚辭曰恐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鳥爲之

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
被罪也言侍知已以相榮反遇讒而見害也

莫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三
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三閭說文
曰道迫也方秀遇霜喻以賢被讒也

時亶亶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
四時更進而代序疇誰也
容妒嫵之難並兮想衣韓曰流亡
伉偶也伉協韻音苦耶反
容歎也怨忌也嫵
美也音胡故反楚

辭曰嫵目宜笑言嫉妒者憎望美人故難與並也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
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眾之得一
流亡謂流遁亡去也

恐漸冉而
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卽岐陲而攄情
岐陲山足

也周文王
所居
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曰保名
文君文王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
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

師道訓曰遁而
龍飛吉孰大焉
歷眾山曰周流兮翼迅風曰揚聲
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
眾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

曰翼迅
風也
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遁上九變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
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水
兌為毀折傷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
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曉崢
勗勉也
黃為全

貌曉音堯崢音士耕反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曰觀禎
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未

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
鶴鳴九臯

龜之屬東臯曰臯為其色青也

注云：擊澤中溢水出所爲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也。龜靈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還快也。協韻音丑。貞反。

翳而哀鳴警視也音普列鵬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已益榮鵬鶚鷲鳥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靈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

歸母氏，然後得靈。猶臣遇賢君，方子謂衡也。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

享爵祿，聊衡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悔惡也。元

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喻乾也。朝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

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石菌芝也。英華也。翺鳥舉而魚

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祿反。走猶赴也。音泰。八荒八方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居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

瀛洲句芒未正東方之神也。何道真之澹粹兮，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

雜曰：粹票音匹。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

妙反猶飄飄也。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壘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并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并。擗手也。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已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之爲玉酒。

飲之令人長生也

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扶桑日所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

喟青

岑之玉醴兮餐沆瀣曰爲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巖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振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上

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卽下文云拜巫咸以占夢含嘉秀以爲敷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爲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卽西往東方

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在西方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

禹於稽山

暘谷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尙書曰禹代鯀爲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政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

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爾語仲尼曰昔禹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僞也

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徑存猶問

指長沙曰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

也重華舜名葬于蒼梧在長沙南故云南鄰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

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颯連翩也儻奔也頽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目

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曰孤魂

阿衡

衡山之曲也黎顯瑱之子祝融也爲高辛氏之火正隸於衡山圯毀也盛弘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曰

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

何閩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

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亥州曰咸土東

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敖遊也

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丘名在南方德息也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火藏也

絳天兮水沍沍而涌濤

沍音胡也字林曰燦飛火也音必遙反沍音胡犬反沍音戶昆反並水流貌也

熱兮怒鬱邑其難聊

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委

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韻獨也音苦骨反不

欲往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地少俾也嬉戲也

前祝融使舉麾兮纏朱鳥

音山綺

反朱鳥鳳也楚辭曰

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

躔大也拓猶折也淮南

皇翼其承旗也

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

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

山經曰軒轅之國在躬

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

遂祖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祖往也欲還中土也

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

歛疾貌也音許勿反

蛻音稅說文曰蟬蛻蟬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蛻蛻也明猶侶也精粹美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蹶音厥鄭玄注

禮記云蹶行遠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向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景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

之山曰闔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清反亂弱水之

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

正經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上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潺湲流貌也逗止也華陰華山之北也臨

河故云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曰濟子

號呼也聖賢家纂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渚鄉隱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

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權識也淮南子曰龍舟鶴首浮吹以虞子我也

會帝軒之未歸

兮悵相佯而延佇

帝軒黃帝也鏡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昇天神靈未歸相佯猶徘徊也

咽河林之

萋萋兮偉關雎之戒女

咽音許更反爾雅曰咽息也萋萋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舊倬美也詩國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仇雋親河洲而思之也

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

詹至也訪謀也摻求也

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

曰黃帝答言也六籍六經也

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

謨而從諸

達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謀謀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昆兒也

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頌之虎撫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鼈令殫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鼈令蜀子名也令音

亂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易離蜀王本紀曰荆人龍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龍令以其國禱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尙

始去帝號復稱王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寶謂孝文寶皇

鼻望羊多髯瘦通於命運**後至先武****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謂孝平王皇后葬之女也前書

也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寶籍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

後置代伍中遊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景帝生十四子

中與也**尉尨睂而郎潛兮逮三葉**法駕迎后于第及葬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并誅后自投

大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驥也蒼蒼雜色也邁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若皓白

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也

字聖卿哀帝時爲大司馬年二十二衰三公服也時哀帝令爲賢起家至尊無以**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旨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

亂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

齊夢天壓已弗勝願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爲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文斷祛而忌伯兮闞謁賊**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而盜后

文晉文公也祛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盜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襲伐公子蒲城公踰垣勃襲斬其袂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

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

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感之乃剖

通人謂

城殺呂卻伯楚鞅鞅字也事見國語公等闇於好惡謂初悅豐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鞅終能告

賊剖分也言通人尙闇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羸適讖而戒胡兮備諸外**

而發內

羸秦姓也適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爲外備而不知胡亥竟爲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

或輦賄而

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

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有夫婦夜用者天帝見而於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借

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高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生車開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暇見度神記

慎竈顯於

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諄

爾雅曰諄苦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瑾罕王

贖禳火子產弗子產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

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人也丁富也睇視也矧况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

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爲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音義

曰江東人以物**毋綿纒**曰**滓己兮思百憂**曰**自疚**

綿纒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注云滓引也言物牽制於俗

引憂於己詩曰**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枕而佑仁**

監視也孔甚也棊輔也佑恩百憂祗自重也

由明唯誠信而助仁德也尚

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棗忱

湯蠲體曰禱祈兮蒙麗

禱曰拯人

願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

殷史十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

願爪以己爲牲薦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人衝集祈字作祈訪祭也職音斯

景三慮曰營國兮營惑次於它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

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真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樂或必退三舍見呂

氏春魏顆亮曰從理兮鬼亢回曰儆秦

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

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痲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

命余是以報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

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純皇陶卒葬之於

桑末寄夫根生兮卉

既彫而已毓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

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

言咎繇在德行仁慶流後裔詩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蓋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

仰矯首曰遙望

兮魂慄慄而無疇

慄慄猶

偏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偏迫也

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自凍寒積冰雪雹羣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木云公輸作

不道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

皚通音胡故杜預注左傳云汨閉也 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立武竊於殼中兮媵蛇蜿而自糾

立武謂龜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竊甲也爾雅曰媵媵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

韻者修糾音古由反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矜竦也并猶乘也凌冰也音力澄反失條言寒也

坐太

陰之屏室兮慨含歆而增愁

太陰北方極陰之地也楚詞曰邊鬼神於太陰

怨高陽之相寓兮仙

顛頊之宅幽

高陽氏帝顛頊也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附禺之山帝顛頊與九嬭葬焉相視也禹崩也佃屈也古之鳳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甘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縲絕垠乎寒門垠音玉巾反廣

雅口很等也縲馬縲也音思列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垠也

迅飈滿其媵我兮鴛翩颺而不禁

颺風也颺疾也音肅

騰送也翩颺亦疾貌也禁籛韻音念

趨谿啁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琳琳

趨嚙深貌也谿音呼舍反啁音呼加反琳音林亦深

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

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

重陰地中也國語曰魯有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羊焉使問仲

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

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軼忽無形貌也

出右密之閭野

兮不識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崑崙山名也山海經曰西北曰崑崙山黃帝取崑崙山之玉藟投之鍾山之陰關幽隱也蹊路也

速燭龍令

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召也燭龍北山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昭明

瞰瑤谿之赤岸兮思祖江之見劉

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谿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

身是與欽馮綏祖江於崑崙之陽焉音邛爾雅曰劉殺也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曰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

進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

戴勝慙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載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慙

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傳慙發語之音也中賢案張指字詰慙笑貌也鳴之別體音詰近反與此義合也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

宓妃

詩舍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神仙宓妃洛水神也

咸姣麗曰壘媚兮增嫵眼而蛾睂

姣好也音古巧反壘音野謂妖麗也嫵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嫵目宜笑也

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檉

婧音主婦人之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微謂之襜郭璞注云即今之香縷也

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皦曰遺光

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也

獻環珉與璣縞兮申厥好曰玄黃

環珉並玉佩也自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珉

也玄黃謂縞綺也尚書曰厥能玄黃言玉女宓妃等既獻環珉又贈以縞綺也

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

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美也楚辭曰怨靈修之浩蕩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

即上文所謂二
女感於崇岳也
歌曰天地烟熅百草含藹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

春精魂回移烟熅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熅張揖字詁曰藹古花字也如何淑明

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

疾也音紀方反即
上所謂水折不繫也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龜曰負坻兮

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蟠紫河也爾雅曰小水曰坻謂水中高登閭

風之會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閭風而攬馬淮南

在其西今以不
死木為牀也
屑瑤藥曰為糝兮斟白水曰為漿瑤藥也楚辭曰屑瑤藥以為糝

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
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抨巫咸曰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抨使也音皆耕

或神巫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
禱壽門巫衡既壽木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滋令德於正中兮合嘉禾曰

為敷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

乎故居穎穗也本禾本也言禾既垂穗願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姑且也懿美戒庶寮曰夙會兮僉

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稷向根若子不忘本也

恭職而並迓

迓音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

豐隆雷也曄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

靈也霆音廷列缺電也曄光也

雲師黜呂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屏翳也灑塗音徒威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

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羲琯與函樹葩兮擾應龍呂服輅

輅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謂之輅郭璞注云蟻

輅上環也轡所貫也琯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

修長也馮低昂貌也

布周頌曰懷柔百神森眾貌也屯聚也

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呂低昂

馮長也馮低昂貌也

冠罟罟

其映蓋兮佩緜纏呂輝煌

罟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緜音林纏音離盛貌也輝音胡本反光貌也

僕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驥

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蛟螭猶騰也

氛旄溶呂天旋

兮蜺旌飄而飛揚

氛天氣也旌羽旌也溶音湯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蜺雌虹也

撫輪軹而還睨兮心

灼藥其如湯

灼音零說文曰車輻謂輻木也楚辭曰俯結軹兮太息軹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轆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還睨顧瞻也藥音鍊熱貌也言顧

瞻鄉國而心熱也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上都謂天上也赫戲盛貌也衡既編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

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感思之

左青琚呂捷芝兮右素威呂司鉦

青琚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區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

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鏡也似鉦也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

長離卽鳳也水衡官名注水官也玄冥水神也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屬箕伯呂函風兮激泆忍而爲清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

前長離而後喬皇也音乃典反楚辭曰泆忍之流俗王逸注曰泆恣圻瀋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習習鸞鈴也在鑿鑿

曰鳴玉鸞也習習也音嬰楚辭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

之嗽嗽也徵天紛翼翼呂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翼翼飛貌戾至也回回光貌楚辭曰皇

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聆廣樂之

九奏兮展洩洩呂彤彤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

樂也洩洩形左傳鄭莊公賦大隍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隍之外其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

與融同也十二律也樂叶圖微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懼樂往而哀來盤樂也逸縱也數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素撫弦而餘音兮大

容吟曰念哉素素女也史記曰天帝使素女鼓五十旣防溢而靜志兮追我暇

呂翱翔揚揚也迤也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間闈紫宮太微並星名

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閣道

高貌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苑也彎威弧之撥

刺兮射嶠冢之封狼。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嶠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嶠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嶠冢之精上為狼

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硠礪。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落牽牛北為河鼓硠礪聲也

音音即反。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曰王良考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倚招

搖攝提曰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招搖攝提星名也劉音居流反低回劉流回轉

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相次之貌也適皇行貌也。偃蹇天矯媯曰連卷兮雜沓叢賴颯曰方驤

媯音字萬反卷音拳。並翺翔自恣之貌也。鹹汨颯戾沛曰罔象兮爛漫靡藹曰迭邊。鹹音一六反汨

音子筆反颯音遼沛音普蓋反並疾貌也。藹小也貌音亡小反邊音徒郎反。凌驚雷之硠礪兮弄狂電之淫裔。硠音雷聲也

音康磴音苦蓋反。淫裔電貌狂疾也。踰麗瀕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麗音亡孔反瀕音胡孔反

宋均注云濛濛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水上。廓盪盪其無

書曰登遐綱景音義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廓盪盪其無

涯兮乃令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頰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

開陽頰音側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說文曰悄悄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悄悄

情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軻而徘徊

軻 轅也

雖遨游已媮樂兮豈愁

慕之可懷

媮音通侯反懷安也

出閭闔兮降天塗 乘颺忽兮馳虛無

兮繞余輪 風眇眇兮震余旃 續聯翩兮紛暗曖 倏眩眩兮反常閭

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疾貌常閭故里也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今改悔也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注云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

文章煥曰粲爛兮美紛紜曰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

林

以六藝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爲林而遊之也

結典籍而爲罍兮歐儒墨而爲禽

罍網也音古儒家子思孟軻孫卿等

胡非伊佚等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嘉會氏之歸耕兮慕

歷陵之欽峯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嘗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而再事者親也歎歎歸

耕來曰安所耕歷山盤

其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 夕惕若厲已

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勑也

其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勑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

兮莫吾知而不惡

惡慙也音女六反

墨無爲曰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

老子曰上德無

也鳥不出戶而知天下何必歷遠巨劬勞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系曰天長地

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願得遠度已

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方上下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

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邶風曰柏

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注

云舟載物者也今不用而與眾物相混俱流水中喻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

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商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讒故引以自喻也

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

攜松亦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年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關道

士浮丘公按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候氏山頭果乘

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字林曰時踈也謂得仙高踈也離附也攜離也

同志竭來從左謀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謨謨亦謀也音基字從其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

出為河開相河開王名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其為不軌衡

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

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

官訓詰崔瑗曰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誥懸圖凡三

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應通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

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

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

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志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筆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也又條

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下必載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行清濟卽青陽也今宜實定之又曰爲王莽本傳

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

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曰更始之號建於光武

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瑗撰平子碑文也斯致可

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

易象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

謂作渾天儀也

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

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禮記文也

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

德之損乎

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

近推形算遠抽

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玄猶深也晰音制

張衡傳第四十九

金錢齋局所
照古閣本

後漢書五十九

馬融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融集云茂陵成懼里人也

將作大匠嚴之子

嚴援兒余之子爲

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掾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

名重關西

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

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曰

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

自關弓西道殫相望

左傳曰叔向云道殫相望杜注云餓死爲殫也音覲

融旣飢困乃悔而歎息謂

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

莊

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

所曰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曰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

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

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

又拜郎中也

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

士曰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捐賊

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曰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

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上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元初二年上廣成頌曰諷諫

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曰禮爲

界界猶限也是曰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曰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

蟀刺管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其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爲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管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詩曰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誦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左傳曰

聘於魯魯爲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爲之歌籥曰憂而不困先王所曰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詩

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暈腸之府也胃者五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

瞻者積精之府也芴光者澆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

詩夏啟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陳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推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曲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曰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

年已來遭值厄運

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

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

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旨過禮數重旨皇太后體

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

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旨自娛樂殆非

所旨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旨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旨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

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

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

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守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

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它與人同樂也

旨迎和氣招致休慶小

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

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韃橐偃伯於靈臺或

人嘉而稱焉

韃以藏箭橐以藏弓韃音紀言反橐音高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橐橐鄭注曰橐讀爲韃音其妻衣謂藏陽之也此馬鄭與

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若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大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社稷注曰孟遠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

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曰

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圍盛春秋之苗鄴周文王所都

孟子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爾雅曰詩詠圃艸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圃轉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

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是曰大漢之初基也宅茲

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揆厥靈囿

營于南郊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徒觀其堦場區宇恢胎曠蕩蕪負勿

罔寥豁鬱泱蕪音助泱音烏爾反以壘廣大貌騁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陔環瀆右

轡三塗左概嵩嶽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面據

衡陰箕背王屋浸曰波澌黃曰滌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雒山澗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雒縣衡山澗

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澌其川滌洛水經注云澌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歐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

州魯山西北紫水
在萊陽縣東是也

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
我我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

嶠峻錯崔

金山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沔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竟
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洞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殿音於謹反

鏡音五來反峭音徂回反峒
音隅峻音魚軌反並高峻貌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

曰汎泉穴出江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
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爲磬也羅焜光也

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

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尹無宇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權相傳音角摧牧未詳莊子
曰燠鹿食薦一曰草樹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蔓荼如飴飴亦甘也
茈萁

芸菹昌本深菹

說文云似苜蓿菹音查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苜蓿根可食昌本昌蒲
根也深菹謂蒲
白生深水之中

芝蒞莖葺藁荷芋藻

芝蒞草也禮記曰芝栢菱根莖首而莖菜花紫葉可
食而滑其音戶官反禮記曰藁葺份偷鄭注云葺莖
類也藁荷苗似蓴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

葵葉團似蕒生水中今俗名水葵藁雅曰葵

桂荏鳧葵格菲菹于

菹音子潤反卽芭蕉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菹生於水中矣

其植物則立林包竹

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立猶剛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椿梧栝
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

栢柜柳楓楊

並木名也柜音鉅
楊協韻音以征反

豐彤對蔚崑嶺穆爽

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
崑音吟穆音所全反爽協

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溲唯扈蕪熒惡可殫形

鋪音敷醴音以
揆反郭璞注爾

雅云草木華初出爲華與唯通其字從唯本作從荏者誤也廬音戶翫音胡瓦反至于陽月

字從圭並花葉貌本作詳說文云辭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發光也寔何也音烏

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爲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

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

麓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纒橐四野之飛征擊聚也音子由

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隄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茲蒲幽州饒養

冀州揚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纒音胡天反又胡申反說文曰纒

落也國語曰纒於山有羊賈逵注云纒還也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

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

膠膠鄙駮諫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敦音屯亦積

聚也鄙駮駮奮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侯侯或羣或友眩亂也叶於是營

圍煇廓充斥川谷羣豷羅羅彌綸阮澤皐牢陵山學音浮雜網也豷免音也

爾雅阮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整也皐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

曰皐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柵者非也

乙相伍戊己爲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

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

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駟馱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

乘輿乃曰吉月之陽

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

乘輿乃曰吉月之陽

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

乘輿乃曰吉月之陽

幢 陽朔十月朔也疏鑿謂雕鏤也周遷與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騶駟馬名左傳曰唐成公有兩騶駟馬周禮曰馬高八尺

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轂駕鐵騶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鷩鷩也音綠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塵也幢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

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樓招搖

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 長庚卽太白星髻音所交反卽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曰日月爲常招搖之天狼

並星名也枉矢妖星地行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 **羽毛紛其髻馳揚金髮而拖玉環** 髻鬣羽旄飛揚貌也髻音必由反鬣音羊枚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環馬帶以玉飾之音環 **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

高岡旃旆摻其如林錯五色弓摘光 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衆齊同也旃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旃

動而鼓摻音所 **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僞良** 野場謂陳其陣萊令得驟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備良馬之善者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 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

又曰司馬將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土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音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榛叢 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 **徽媼霍奕別驚分** 周禮咎鼓長尋有四尺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 騷音呼擾反 **風行雲轉旬** 並奔騷說

礧隱旬黃塵勃滂閻若霧昏

礧音苦蓋反旬音火宏反此聲也滂音烏重反

日月爲之籠光列宿

爲之翳昧僇狡課才勁勇程氣

僇狡勇捷傑匹妙反

狗馬爭逐鷹鷂競鶩驍騎

笏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猥踈蹤特肩脰完羝搗

介鮮散毛族枯羽羣

緝繫也與習通音工犬反猥野馬也爾雅曰猥踈跡善升獸羣音昆縱猶撞也楊雄方言曰吳楚之圓或謂牙爲縱音楚江反韓

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羝野羊也臣賢案字書作羝音戶官反與完通格音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枯從手卽古文攬字謂攬撥也然

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轡

鋌矛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樞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殪類曰扔摧也言爲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梧謂支著車也轡車軸頭也音倫謂車軸端而殺之

被爰

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獾禽不得警

被亦爰也音寸外反顛類也音盧豫志也首丑懸反警視也協韻音正例反爰音殊

或夷由未殊顛狼頓躓蟻蟬充衢塞隧葩華萍布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蟻音而充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也

若夫鷲獸殺蟲倨牙黔口大匈

哨後緇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

爾雅曰歐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

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緇巡並行貌也緇音於粉反孟子曰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禦扞也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

到刺裸袒

袒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太叔于田乘馬鞭楊暴虎獻于公

身刺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袒肉袒也

孟子曰袒袒裸袒於我側說文曰程裸也其字從衣

懈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扶封豨

爾雅曰獸山豨也音一染反控斫也音仕雅反

兕反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扶音劫古字通封大也豨猪也虛起反

或輕詵趨悍廋疏嘍領犯歷嵩巒陵喬松

履修橐跼躄枝杪標端尾蒼雌倚玄狻木產盡寓屬單

詵輕捷也音初稍反趨音丘昭

反說文曰趨行輕貌廋疏猶搜索也度音所由反字林曰嘍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橐橐音莫寒反躄跳也音敕教反躄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小反標音必蓋

反竝木末也雌音以慈反爾雅曰雌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未有

兩岐雨則自懸于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道也又音余救

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倚音居雌反說文曰偏引

罕罔合部晉弋同曲類行竝驅

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罕亦謂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罕續漢志曰將軍有

反增箸飛流織羅絡縵遊雉羣驚晨鳧輩作聳然雲起雷爾雹落

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

天潢 蕝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改乘回轍也左傳曰改乘轍而北之沂上也恢大導鬼也馬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 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保分質媿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楯

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緹 帥百隸以歐疫洪範五行傳曰螻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瓜詩螻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

墳羊 捐音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入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練繫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灤川衡澤虞矢魚陳罟 波灤池灤也前書音

義曰灤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繫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虛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

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呂貪無獲也公曰吾之過也灤音罔 茲飛宿沙田

開古蠱 音岩 聳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 茲飛即飲

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伏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闕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

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盾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龍衛

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甲得龍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頤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頤而死龜童治通聲亦揮也廣雅曰終葵椎也關斧斧

名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旋眾也 逆獵湍瀨澹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

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

濟音蒲良反撓奴敎反竝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鱣屬也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禮記季春之

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委夏之月令漁師取龜也

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

原野寥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

入禁囿

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旂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祔注曰車弊車止也變音力救反愀音七敎反亦蕭

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曰臨乎宏池笑天鎮曰瑤臺

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綠莎廣瀼沆漭錯紵縈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

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瀼音胡廣反瀼音養沆音胡則反漭音莽並水貌也錯紵交結也紵音之忍

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曰大明口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

乃命壺涿驅水蠱逐

罔螭滅短狐箝鯨鯢

周禮壺涿或字除水蠱涿音丁角反蠱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短狐即蛟也箝音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驅人掌以時箝魚鱉龜

屬刺衆注云箝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幘靡颺風陵迅流

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蒼蔡浮湘靈下漢女游

方猶並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小舟也音渠

恭反淮南子曰越無水而浮帆音凡幘幘也音直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龍歌對向列女傳曰泮吏之女中流蔡河激之歌蔡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

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

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犬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

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

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鼉華羽之南音

淮南子曰

陽阿禮記曰嘽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

所曰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愉

駭洞底伏

越散也蘊愉猶積聚也愉與畜通制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濕積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鏗鏗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鏗鏗鎗鎗鐘鼓之聲也鎗音橫鎗音側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

今王與百姓同其樂

是曰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

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

來同

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蔥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蔥因以名焉微塞之道也九譯爲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

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

鄭注云通夷狄之言各曰象胥具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羸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

斯固帝王之所曰矚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齊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賜之范昭曰願請君

之奔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重更之范昭歸以報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五臣欲黜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相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方今大漢

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

槃樂

也虞與

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聳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

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

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

采

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

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又楚椒

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齊桀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懲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

察淫侈之華譽

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畎畝謂隱於隴畝

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藪歷恩河澤目矚鼎俎耳

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

大車

矚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鬲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甯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轆而歌頃頃傳說代有康衢人築於傅巖之野高宗

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

括羣瑞

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

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

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曰

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

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

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

詩大雅曰天錫百祿子孫千億也禮樂既闕北轅反

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闕止也音苦穴反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

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侁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

太后聞之怒

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遣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與校祕書不推

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

河間王廕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

延光三年

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

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大將軍梁商

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雜種

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

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

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

盡力率厲埋根行道埋根言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

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

終曰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

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

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鄆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

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中爲晉分并州之地西

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

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
郎重在東觀著述言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施養諸生常
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譚鼓琴好吹笛蓬生任性
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
徒後列女樂弟子曰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
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
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爲梁冀艸奏李固
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殫獻帝時位至太傅

三輔決錄注云
日殫字晉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閒將有意於居貞乎

隴漢之閒謂音
於漢陽時易屯

卦初九曰繫
桓利居貞

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孔子曰曲士不可語
於道者求於致也

終日奢樂恣

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識性也
匡正也

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

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
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

前書音義曰胥靡也靡隨也謂相隨受刑之人也壯子
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之情薄也

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前書

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
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

笑也

馬融傳第五十上

全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六十上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六世祖勲

謝承書曰勲字君嚴

好黃老

平帝時爲郡令王莽初授呂厭戎連率

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

勲對印綬仰

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姓哉

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院大夫之賈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筮曾元曰幸而至子曰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

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止而樂死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離臨死不失正道也

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

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

宣祖攜碑云攜字叔

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段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爲長安都尉反君之身治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而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空孤寡不歸于時垂髮數人鬻不升年

五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

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

禮有免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

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

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

譚鼓琴遂白天子敕陳雷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

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駰作達旨乃斟酌羣言趨其是而矯其非是也

作釋誨曰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

對問巨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及胡耇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耇元色之稱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

仁守位曰財聚人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伊摯名也史

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銜自媒銜也論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周禮滌鬲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

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從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廚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且公悅之以爲大夫訂音岸僻音戶諫及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自烹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養也夫如是則聖

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

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

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登

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

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也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已有

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

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蒙晉以職反本或作美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恒道則不能有所從也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

滅之令蹤遺猶留也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被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

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謾然翕斂之貌音斯

六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釋解也

昔自太極君臣始基

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羲皇之洪濫唐虞之至時

也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

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

曰小崩曰危

君臣

士崩上下瓦解

游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上崩而下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

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

講習也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曰合時

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

匈臆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頓于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

白璧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貌也隆貴翁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曰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菱條去幹

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

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

詩小雅曰速速方轂天天是掇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轂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掇

破之也詩亦同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龍方轂而行方猶竝也

欲豐其屋乃部其家

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部其家王弼注云部覆也屋厚覆闔之

甚也部

音部

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

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論語

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無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而耕並隱逸人也

顏歛抱璞蘧瑗保生

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歛曰願先生與寡人游歛辭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實也然大璞不完士生鄙野遠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歌頌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達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

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

驂乘逝而遺輕

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惡之甚也

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已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麋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

白露凝

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及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葭蕭也葭蕭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

緝音古邠反

皇道惟融帝猷

顯平氾氾庶類含甘吮滋

氾氾

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

縉緹縉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緹系統也音它丁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

于陸喻君子仕進於朝詩曰振振鷺爲君子下注云鷺白鳥也喻潔白之士羣集君之朝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曰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

喻漢之賢人亦盡也音所格反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

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類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

詩小雅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旣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旣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血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樂而歸也故當其有事

也則蓑笠竝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蓑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萋注云荷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環貫

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弓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

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誓御毛萋注云誓御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髻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弓喻其便逡巡放

屣不足弓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

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靈

泊猶靜也

狂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者必死於權執也

瞻仰此事體

躁心煩閭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

損益將何加焉

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

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

踣音步北反

下獲熏胥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

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吏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

也誅協韻音丁注反

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曰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

若是

害何也音曷

天高地厚踣而躄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調謂地蓋厚不敢不滑

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故言聖訓也

夫九河盈溢非一凶所防

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類聚補胡蘇簡繁鉤盤高津

是謂九河也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音苦則反

今子責匹夫曰清宇宙庸可曰

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

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當懼微細以

或毀滅杜預注左傳曰災楚之間

謂火滅為音于聲反炎音稍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并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

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并無影也

月側匿

少音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朔則侯王肅眺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

是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

冲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利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肴徵仁義之林藪也

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指儒墨而與為

友舒之足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

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

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

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

知者將謂之迂

龜鳳喻賢人靈龜喻昏闇也迂曲也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已俟命不數

不渝

數厭也渝變也

百歲之後歸乎其居

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

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謂小

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

罕漫而已非已咎也

罕漫猶無所知問也非君子之咎也

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

伯翳即秦之先伯益

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童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

豢龍幼見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軌也輜輶也

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譚圉狼臆取右於禽囚

倕舜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驊騮騾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

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圉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殺晉襄公鏘秦囚使乘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驪音舒紐

反 弓父畢精於筋角伏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

弓父弓工也獻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爲弓亦遲矣對曰臣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嶺之山集彭城之東

其餘力遞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人伏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蠶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

也 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

前書上官桀武帝時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桀雖風蓋常屬車乘弘羊洛陽賈人也以能心計爲侍中

於是公子仰

首降階忸怩而避

忸怩心慙也忸音女六反怩音尼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西周也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靈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蹕猶越也音丑教反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立府立甚敬待之出

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已經籍去聖久遠文字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飈等

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郡長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前石經四部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

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曰州

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

是復有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

所出

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

縣音

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

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已歲月狐疑遲淹已失事會愚已爲三互

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已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

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

竝已才宜還守本邦

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

歌謠道中後拜會稽太守

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已末制乎

前書敞字

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部有大賊天子出敞功使使者召拜爲冀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

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已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
科選用稽滯已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
使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已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
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願以經學相招後諸
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版也長一尺
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

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燕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印章
也蟲書謂爲蟲鳥之
形所以書牘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

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已不次之位又帝賈小
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靄霆
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
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
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宜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已或加

尚書金
滕曰秋

大孰禾獲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宜王遇旱制
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

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普歷反火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

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事福讓多福聿遂也懷聚也宗廟致敬則鬼神已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

曰國之大事祀記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朱衣謂祭官也

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有絳絳讎讎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

解除猶爲疎廢解除猶謝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

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象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積盛

則當靜反勸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

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

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

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

二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

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

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曰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

小汗謂病及死也

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

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曰竭心親

奉曰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

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禮重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

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曰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

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

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天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

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耳

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

為之三月
不舉祭

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

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言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言德顯或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言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言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

漢名臣
奏張文

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鯨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歷殺人亦象暴政妄行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蠱毒宜救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救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暴雨之應豈

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秉勳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謂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端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兼統未明以招祲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靈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厥意焉

臣愚

臣爲宜擢文右職臣勸忠蹇

右用事之便謂樞要之官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已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

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敷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

是時奉公者欣然

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

諺見

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

平和也章明也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

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土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

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

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

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

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

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

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

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

子已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劇立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已惠利爲績日月爲

勞褒賁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覺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已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已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

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

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

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

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

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而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

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曰
暫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
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
歸田里曰明詐譎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
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
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

洛陽記曰南宮

有崇德殿太極殿
西有金商門也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

行邕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

其志今亡續漢志曰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

蝗蟲求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異史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雖難欲
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難禍宣帝黃龍元年冰典

宮雖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丹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聽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也

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

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曰豈經學深奧故密特

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阜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曰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哀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已願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祇變已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

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

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

天下嬈音奴鳥反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

弟典郡續呂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

惟趙霍呂爲至戒趙矯及霍玉也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爲

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璋也原名璋也漢有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瑄音玄蔡邕

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遐思引

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謂體盛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雕琢猶錐剗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呂示惟憂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呂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呂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獸伏也音一葉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

思惟萬機曰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曰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曰愚竊感激忘身敢觸

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

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

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人飛

章言邕質數曰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中傷也

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曰大鴻臚劉郃

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

休假也前事晉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郃爲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餘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

舊集其奏曰臣屬張宛長休百日郃殺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爲書佐郃不爲召太山黨魁子

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

陟與豈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尚書營護阿擁今文書不覺郃被詔書致胡母班等辭與陟
爲黨質及豈類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恐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豈果作
惡毒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

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
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誦書外
發宜曰臣對與郃參驗臣得曰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
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曰災異齋詔申

旨誘臣使言

齋猶持也
與貴通

臣實愚贛唯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

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曰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
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曰改政思譴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曰臣爲
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

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

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阮瑀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臣飲章辭情何緣

復聞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維陽詔獄考吏張超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以

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欲章爲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爲報字或改爲歎並非也死期垂至

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臣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

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已赦令除楊球

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

賂者反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即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邕

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

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

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

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章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恩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間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得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頓謁科條諸志臣欲明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摺摭木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謂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關封上有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本高會

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

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

屬猶勸也音屬

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

密告邕怨於囚放謫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

遠跡吳會

張臈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閭第十六可以爲館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而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取爲笛奇調絕

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

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

名曰焦尾琴焉

傳云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號尾司馬相如緣綺琴造有焦尾皆名器也

初邕在陳畱也

其鄰人有曰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曰耐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

門試潛聽之曰喜

歡聲也音僖

曰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

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

其故邕具曰告莫不憮然

憮猶怪也音武

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螻蛄方向

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螻蛄爲之不前卻吾心聳然惟恐螻蛄之失

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

莞笑貌也音胡板反

此足曰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

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

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

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
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
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已爲未
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
六月地震卓已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
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已爲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轡廣雅轡道也卓於是改乘阜蓋車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

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
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已待之何如
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已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

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旨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誦書流於後世

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誦

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卽高祖蓋家令之言武帝筭籍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方今國祚中衰

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

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

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

誰與正之兗州陳雷閒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曰繼
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
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
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

流極皆放也極

音覽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

過

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

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

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奮巨歸骸先壘又
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

謂三日之間位歷三遷也

匡

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

馬氏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
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人丁壯皆戰死者十九
其子獨曰跛之故子屬其慶者夫豈無懷

慶猶恩遇也懷思也苟恩遇者豈不思之乎

君子斷刑尚或

爲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甝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杜注云不舉盛饒也

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

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

放此爲戮

放音甫往反

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

侈謂紗帳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

邕

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

謂對事於金商門南

籍梁懷董名

澆身毀

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金賤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卷六十六

後漢書六十六







